

綱鑑會纂卷之三十一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宋紀 附遼紀

哲宗皇帝

諱照神宗第六子在位十五年壽二十五○帝幼冲剛太皇太后高氏臨朝在用賢相政事脩舉國內大治

號曰女中無虛日以

丙寅元祐元年

致禍亂內變夷狄乘繁而起於是中原卒太皇太后大安二年○夏

閏二月蔡確有罪免

右司諫王

觀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于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

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

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等

上親極論蔡確之罪國家安危治亂係大臣

累數十疏論確罪太皇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

按確為相與羅織之獄

紳士大夫重足而立

丁南湖曰

王觀筮仕熙寧政績已彰哲宗初立呂公著范純仁薦觀正言進司諫尋上疏劾蔡確等以倡孫覺劉摯諸公

之衆論君子謂帝之納諫觀之盡職呂范之知人三者共成元祐之治可為世道之一慶矣

綱以司馬光為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按史畧時王安石已病其弟以御史狀示之王安石曰司

擬宋以

司馬光

為尚書

右僕射

謝表

光嘆四

害未除

未決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國

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屬公既而詔免朝觀許乘肩輿三

日一八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問

之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哲宗知所先務

法
計定役

三害輕重畧等法相因則事易成

二代兵

免役之法實大類此

廣義

哲宗初政

即罷蔡確相司馬可謂知所先務矣書王

詔詳定役法

神免

役法每歲收緡錢一千八百七十一萬九千三百餘

行遠者尤甚特加

免役雖均敷顧道不能不取之民然蘇軾言于光

差役免役各有利

害免役之害掊歛民財十室九空聚歛于上而

錢荒之患差役之

害民嘗在官不得專力于農而貪吏猾胥緣此為

此一害輕重畧略

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有

民不驚三代之法

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

征卒自邇以來民

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

農天下便之雖聖

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變罷

免役而行差役正

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然之軾文陳於

役法可顧不可差

差役當熟講緩行

蔡京獨如約

溫公改過不吝

政事堂以為役法可顧不可差第不當於顧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
量入為出不致多取則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光色忿然執曰昔韓魏
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
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范純仁曰去其太甚者可也又曰差役當熟講
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虛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已出謀自已出則
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阻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
從勸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
畿縣顧役無一違者諸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公何不可
之有即伯溫曰民蜀之民以催役為虐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

廣義溫公一聞可謂改過不吝而為萬世學者之前也

萬世學者
之師
司馬光
主差役王
安石主顧
役二役得
失何如

吳氏中曰

司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徭役二役輕重相等利乎弊乎蓋嘗推原二法之故差役之法行民雖有供役之勞亦以

爲有田則有租有租則有役皆官職分當爲之事無所憾也其所可革者徭前之重役耳官物陷失勒之出官網費用責之供農民之所不堪苟以徭前之役蒙而不差農民免任則民樂于差之法矣至願役之法行民雖出役之直而闔門安坐可以爲生生之計亦無怨也其可去者寬剩之過數耳實費之用固所當出額外之需非所當誅苟以寬剩之數散而不歛則樂于徭之設矣因其利而去其害二役皆可

行也

丁南湖曰蔡京知開封府所作者二事而終身姦諂之謀卽此可以

策之功一也及司馬光秉政卽復差役法以致光之喜二也夫附確者其所習附光者其所勉習爲小人則其怨齋勉爲君子則其惡掩

此京之至姦所以卒能傾宋與

袁了凡曰

王制公急行新法一時舊臣宿老皆出力與之爭而公亦

公急改新法而顧役一事蘇文忠范忠宣皆以爲可無變公不爲動而蔡京獨如限蓋改畿縣之顧役公大悅之二公皆君子平生不悅

中書獨爲
取旨之地

聲色不愛官爵同而柔曼之情脂膏之態二公皆浸淫入之而不覺而卒皆爲所賣矣

綱以呂公著爲門下侍郎李清臣呂大防爲尚書左右丞○**目**元豐官

制行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爲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至是公著以爲言乃詔事于三省與執政並同取旨而各行之仍著爲令

綱論鄧綰李定罪放于滁州○**綱**范子淵有罪貶知峽州○**鑑**御史呂

陶劾司農少卿范子淵脩堤開河糜費巨萬而功用不成護堤人溺死

無筭遂出知峽州中舍蘇軾草制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

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爲至言

綱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鑑**頤顥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

之論以王道爲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

以王道為
心
儒者高蹈

士類有所
矜式
輔養之道
不可不至

哲宗以啓
沃之任待
伊川
伊川以聖
賢之學輔
哲宗

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
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隆不次使士
類有所矜式召為校書郎及八對改崇政殿說書頤上劄子言習與智
長化與心成今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于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
至大率一月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
化自然而成頤選名儒八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
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張時泰曰

哲宗以啟沃之任待伊川伊川以聖賢之學輔哲宗可謂
君臣相遇者矣使哲宗惟和惟一勿有間之吾見武丁傳

說不足專美于前矣夫何行道未幾明
年遂遭蘇軾之侮而反成黨禍惜哉

綱 王安石卒

鑑

安石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

式丁傳說
不專美于

前
蘇洵作辨
姦論

文章節行
尚一世

世多稱其賢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辯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

合為一人性復強愷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然議論奇高能

以辨博濟其說故神宗排眾論而力倚任之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

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不克令名以終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

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

終不可罷又嘗曰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子宣始終以

為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丁奉曰史稱王安石聞變法夷然不以為意

之躁迫疆民豈有夷然者乎及聞罷免役法而愕然失聲此則真情矣

想安石罷相以後上失神宗之眷下悲子雱之死堅忍八年遣懷文字

何嘗不以愕然者矯而夷然耶迨元祐元年則其黨盡斥其法盡廢而
即愧懼以死矣安石後裔自雱之外絕滅無聞足徵新法為民之報云
朱子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已任彼遇神
宗致位宰相乃汲汲以兵革財利為先務引用奸邪排擯忠

世以兵革財利為先務學以知

道為本

韓

安石初

豈遽有

和心

安石學

不純

程本以

呂公著

為尚書

右僕射

謝表

擬宋以

良渙迫疆使天下之人驚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膺流盡四海至于崇宣之際禍亂極矣又曰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以正見于行事發于言語亦無往不得其正如安石者其始學也蓋從凌跨楊勛撻跡顏孟初亦豈遽有和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于和又自以為是而大穿鑿明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于聖人之門也

薛方山曰

介山振古之豪傑其志直欲親見周禮郁郁之盛舉宋亡

朝議沮之天下怨之後世嗤之噫介甫初欲為何如人而乃今一石於此也良由其濟養之功未至而偏執一己之見以為天下之人皆已若此所以拂天下之人心而忌且毀者叢集焉以利其敗也由且所行一不得其當所任一不得其人天下莫肯平心易氣以推行其法而弊因以滋將以治天下適以亂天下豈非理勢之所必至耶

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

音○

鑑

詔太師致仕文彥博平章軍國重

事班宰相上彥博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皇太后乃命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時年八十一矣

彥博平章軍國

重事班宰相上

謝表彥博宿

老

司馬光

請立經

所行修

科

勵天下

使敦上

行

君臣兩

無所歎

韓維四思之對

綱

詔舉經明行脩之士○司馬光請立經明行脩科歲委升朝文臣

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

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惟懼玷缺

外聞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

科舉令升朝各舉經明行脩之士一人俟登第日用以升甲

周靜軒曰

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士既明經而不脩行是乃本末兼全

之君臣之間兩無所歎矣綱目特書交與之也

五月以韓維爲門下侍郎○鑑初神宗崩維以提舉嵩山崇福宮在

山之赴闕哀臨太后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

贊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役非

何如

子孫觀德而成

擬宋程

頤修定

學制進

呈表

學校禮

義相先

之地

改試為

課

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

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

綱命程頤等脩定學制○**目**頤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

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

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

委任願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數十條

綱六月置春秋博士○

綱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

建州今建寧府

鑑以蘇轍

王觀劉摯歷數其奸故貶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筭之才

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祿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歛為仁義以

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

天下傳
誦稱快

問司馬
光奏立
十科舉
法如何

政得人
爲則治

雞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
始以帝堯之行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
示三苗之竄天下傳誦稱快焉○**目**時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
蒲宗孟范子淵等皆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
過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
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公著曰今除惡未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
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
補秋七月立十科舉士法○**目**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
或長于此而短于彼雖臯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臣備位宰
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

臯夔稷
樊各守
官

純固可爲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智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
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
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凡十科
取士應侍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
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
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
詔從之

大臣以
得人爲
務
心卽古
人事君
之心

張時泰曰

周成王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匪稱其人爾惟不任蓋欲
大臣以得人爲務也今司馬公旣以兼收並蓄爲心又以
稱舉匪人爲慮蓋其心卽古人事君之心也大易蒙之九二曰包蒙
吉納婦吉子克家其溫公之謂乎

以呂大臨爲尚書左丞○八月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

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河內公司馬光卒公為相八閱月而薨○鑑時

光亦欲以身徇社稷

諄諄如夢中語

四方皆畫像以祀

所為未嘗不可對人言

陝洛皆化其德

兩宮虛已以聽光為政光亦欲以身徇社稷躬盡庶務不舍晝夜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太皇太后為之慟即日與帝臨其喪京師為之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畫其像即鬻之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自少至老語未嘗妄劉安世問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安世問其所從入曰自不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淡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剗革略盡或

畢仲游
與司馬
光書

竟如畢
仲游之
慮
司馬光

曰熙豐舊臣多險巧小人也他日有以父子義問上則禍作矣光毅然
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皆先帝本意也

衛

承畢仲游與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不足也故凡
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者事也而欲興作
忘不足者情也苟不能度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事
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等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
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將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
上意如是則廢罷蠲去者皆可復行矣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
明出入之數以爲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
數年之間又將何益乎今日使天子曉然始知天下之餘于財也則不
足之論不得陳前矣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再舉矣昔安
石之居位也少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
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
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况未廢乎役錢等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
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
猶在也光得書聳然後竟如其慮矣

史臣斷曰熙寧新法病民者將二十年一日光起而為政毅然以天
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害民者次第取而更張

毅然以天下自任

一變而為嘉祐

治平之治

司馬光旋乾轉坤之功

千月三遷清要

遷清要

之海內之民歡欣鼓舞甚于更生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尤已老且病而不克終治惜哉

袁了凡曰元祐初楊畏恐得罪于光請祠歸洛嘗曰畏官夔峽雖深山群獠聞用司馬光皆相賀其盛德如此至光卒畏復曰

光若知道便是臯夔稷契惟不知道故于政事未善也史氏詆畏反覆畏誠反覆人也然先後評光豈妄下一語耶程子嘗曰君實之忠孝誠實亦只是天資學則全不知謂不知學即不知道矣或問君實勝叔他日大用當何如韓魏公曰才偏規礪小雖魏公固不以政事許之矣紹聖之紛紛亦溫公未盡政事有以啟之畏之言亦何嘗不公論耶

以蘇軾為翰林學士○目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

侍讀未嘗不及覆閣導覲有所啟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

問曰卿前年為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

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

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